

金黃鶴文



家在三峡

邓一光 著

JINHUA NGHE WEN CONG

家任三映

I247.5
227

金 黄 鹤 文 丛

JINHUANGHE WENCONG

家在三峡



JIAZAI SANXIA



* T 0 1 8 8 9 2 *



武 汉 出 版 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ABZ35/03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在三峡/邓一光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6. 10

(金黄鹤文丛)

ISBN 7—5430—000144

I. 家…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568 号

家在三峡

邓一光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5 插页 字数 29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ISBN7—5430—1520—X/I·201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金黄鹤文丛》总序

王先霈

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武汉地区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以中篇而在全国享有盛誉。差不多每一年,都有武汉地区作者的一篇或者几篇中篇小说被全国许多刊物所竞相转载,为许多读者所争相传诵;其中不少还进入当代文学史册,成为我们的文学发展上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阶段成就的标志之一,成为一块或大或小的文学里程碑。任何一篇评论文章,谈到中国近期的中篇小说,而不涉及武汉地区的作家作品,就不能说是全面的概括。那么,长篇小说的情况又如何呢,在 90 年代,武汉地区长篇小说发展的态势怎样呢?本地的同志们对此多有议论,外地的同志们对此时有垂询。武汉出版社首批推出的“金黄鹤文丛”的六部长篇小说,也许可以让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看出一些端倪。这六部长篇小说,是武汉地区作者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有准备、有计划,并且在得到充分支持的条件下,向着长篇创作高地的一次集团冲锋。正因为这样,它们值得关心文学的人们给予重视,并认真研究其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特色,以及其生产过程中的若干经验。

与近年外地有的丛书不同,“金黄鹤文丛”的问世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经纪人为着营利的目的而串连并炒制的,而是在新的环境、新的背景下,由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几个部门通力合作,按照时代的社会的要求,以新的方式推动、促进、引导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组织工作上的探索的产物。它更不是依长官意志干涉作家创作的急功近利的行政行为,而是高度信任作家,充分尊重作家的艺术个性,尊重作家在题材选择、风格趋向等各个方面的自主,同时也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评论工作者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碰撞和激发提供机会和条件,为作家和出版工作者的交流及合作提供机会和条件,是这样在集体协作下产生出来的一批硕果。

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劳动,作家的创作心理中灵感的火花,往往是稍纵即逝,异常敏感,有时甚至是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在创作中需要葆有自如、自信、自适的良好心态,切忌外界轻率地干扰。另一方面,在现代,在当前,在文化市场逐渐形成的处境中,一部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出版发行,传播到千万读者手中,产生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又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不是完全靠个人的力量能够实现的。至于一批长篇小说的诞生,当然更是这样了。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后期,一些文化商人对于中国长篇小说的兴起和繁荣,立下不可抹煞的功劳,是苏州、杭州、南京、湖州……等等城市的印书及售书的文化商人,把科场失意的文士吸引到小说写作中来,因而才有了我国早期的一批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才能流播天下,流传至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机构,如何既遵循艺术规律,也适应市场规律,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组织好文学创作,特别是组织好长篇小说这样的重头的文学创作工程,是一个新的难度很大的课题。主流意识形态

的原则，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文化市场的客观法则，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武汉市文联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强有力的领导、支持下，在武汉市新闻出版局、武汉出版社等单位的密切配合、支持下，倾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文丛”就是他们工作成果的一个部分。由于以上原因，这套文丛，无论就思想上的严肃，还是就艺术上的严谨而言，在近期成“丛”的文学创作丛书中，都堪称翘楚。

前面说，文丛中的许多作品经过较长时间酝酿，我是言之有据的。早在1991年冬天，武汉市文联在武昌县青龙山森林公园旁幽雅的小平房里举行长篇小说创作讨论会，不是讨论已经出版的作品，而是讨论创作规划。本市实力作家几乎全都到会，我和几位评论、理论界人士也列席其间。会开了好几天，开得非常认真。我因为有鉴于60、70年代的种种教训，对于有组织、有领导地制定长篇创作规划甚多疑虑，在会上表示了一种观望犹豫的态度。主持人对我的言论宽容大度，而他们的工作却毫不放松。从那时开始，武汉的长篇创作稳步地进展着。杨书案的历史小说在全国、在境外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吸引力；董宏猷的少年儿童题材长篇《十四岁的森林》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的评价；刘醒龙的《威风凛凛》引起专家关注，在权威的评奖活动中居于前列……到了1995年，又在自愿申报和审慎论证之后，选定十多位作家，对他们各自已有明确构思和初步基础的长篇集中写作、修改。在远郊水滨一所朴素宁静的招待所，作家们谢绝来访，甚至不打电话，更不打牌搓麻将，而是封闭在艺术的天地里，前后达三个月之久。中间我曾应约去同他们座谈一次，谈的仍然只是写作。当时，看到我所熟悉的惯常不拘形迹、少所顾忌的作家朋友，变得像一群虔心求道的修士，像一群为科学难题正苦思冥想的学者，不意在“玩文学”为若干人视作潇洒风流的“名士风度”

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人,以如此诚敬的心情对待文学,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滴滴心血化为文字,不禁感慨系之,不禁肃然覃思。集中写作告一段落,大摺大摺书稿送到了若干评论工作者的案头。我和同行一起,先后细读了十来部原稿。经过反复斟酌、权衡、商讨,出版社的同志以专业的眼光发表深入独到的意见,最终确定将这六部先期出版。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武汉市的文学界和文学出版界,是非常郑重地将这一套长篇奉献给读者的。

采取如此郑重的态度,是出于对长篇小说这一体式在文学中举足轻重地位的认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别林斯基以文学家的热情和理论家的冷静宣称:“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而和它一同来到的中篇小说,却把这一切的痕迹也给铲平了……什么书最被人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在什么书里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一切的学问?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在50年代,60年代,乃至在80年代前期,情况虽然已有很大变化,但长篇小说的主干地位则仍未动摇。而稍后,影视的受众猛增,文学载体,包括长篇小说,被向边缘挤去,丧失昔日的风光。一时间,弃文(文字形态的文学出版物)触电(参与电影电视制作)似乎是大势所趋。而时隔不久,多集电视连续剧风靡一阵之后,也略呈退潮之象。究其根由,重要因素之一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相当大的一部分,乃是依据小说改编,主要是依据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改编的。受到普遍欢迎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的电影、电视剧,更大比例地是由中长篇小说改编的。中国外国,莫不如是。只热衷于影视,而冷淡了长篇、中篇小说,多少有点像是魂牵梦绕那高高在上的第三层楼,却不想费钱费力建造第一第二层楼。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

篇和中篇小说,优秀的影视作品的长盛不衰就缺乏支撑。没有不断涌现的新的优秀的长篇和中篇小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就缺乏骨骼、缺乏中坚,很难稳健地长久挺立。

人们重视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因为它能给别的叙事文学以及戏剧文学样式,给别的叙事性艺术样式(如曲艺、影视等等)提供再创作的原料,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负载时代生活的广阔复杂的现实内容上,在蕴涵时代的哲学、道德的千汇万状的思潮形态上,在摄取五行八作芸芸众生的性格类型上,有着其他文学体裁难以比拟的能力。至少从18世纪以来,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众多民族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它们的政治史、风俗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战争史,都由长篇小说作出生动的、全方位的、深入的反映,都借助长篇小说而为世人、为后代所广泛知晓。不但现实主义的大师们磨制了一面面19世纪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社会生活的镜子,人们对20世纪西方文化心理的深刻细腻的了解,也得益于普鲁斯特、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的长篇小说,马尔克斯让我们体验近百年拉丁美洲人民的精神历程。在我国,《红楼梦》被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子夜》、《家》、《春》、《秋》、《骆驼祥子》则构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50年代末期的一批长篇小说形成我们革命文学的一个高峰。今天,新的生活呼唤新的长篇问世。在西方、东方的许多国家长期被经济停滞和政治难题所困扰的背景上,最近20年间中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应该承认,这一场相对平静(与炮火连天的战争、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相比)的伟大变革,在我们的文学中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若没有一系列高质量的长篇小说出现,这一反映不可能是完整的深入的。“金黄鹤文丛”中这六部长篇小说当然还不能断言全都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但是,发起者、主持者、参与者是本着为时代造像、为人

民立碑的意愿,是本着社会主义文艺家的使命感而投入这一工作,则是明确无疑的。

邓一光的《家在三峡》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文丛的整体意图。三峡工程,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史上,在20世纪世界水利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而三峡移民,则是波及面极大、难度极大的一项社会工程。对故土的割舍不断的深情,世世代代积累传承,注入乡民的血脉,形成厚重的文化。截断西江、消除水患,让咆哮的湍流变为万顷碧波,贡献丰富的电力,百年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步步切近地将这一设想放进自己的建国方略之中,今天终于要真正实施了。宏图伟业不能不激起沸腾的热情,这是包括水利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几十年魂牵梦绕的宿愿,也形成了和继续形成着一种新的文化。两种感情,都有非常大的力量;两种文化,都有非常广的基础。它们并不是必然对立的,但却免不了纠缠,免不了冲撞。移民工作的动员阶段,邓一光去了未来的库区。他乘舟置身峡江急流,他也把自己的心灵投在两种情感、两种文化相汇相撞的急流。他兴奋,他也受到即将永别热土的乡民的感染,有一种排解不去的留恋和痛惜。移民们的祖祖辈辈的老家在三峡,他们的,同时也是我们民族一部分的文化心灵在三峡;作家,当他和那百万移民声息相通以后,也把自己的心,至少是把自己的心的一部分,留在了三峡。此种“在家”、“离家”、“建家”的情感体验,不但是这部长篇写作的最可宝贵的资源,对邓一光此后的生活和创作也将是巨大的财富。《家在三峡》有阴错阳差、一波三折、悲欢离合、恩怨情仇,它有着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它曾以《百年酒楼》为名在著名的通俗文学杂志《今古传奇》刊载,为许许多多普通读者所喜爱。它的更深的意义和更高的价值,则是触及了世纪交替时人们的观念、情感的嬗变,触及了如何挣脱传统羁绊去创造现代化的新世界,如何在现代化建

设中珍惜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等问题。我相信,这个主题,还会在邓一光此后的创作中反复出现,并愈益清晰、愈益深化,从而使他的作品的内容与思想深度日益扩展。

徐世立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我知道他写过一些短篇和中篇小说,《儿科医生》大约是他的长篇处女作;董宏量的《遍地黄金》也是作者的首部长篇;钱鹏喜则在80年代之末就出版了第一部长篇《河祭》,并立即在本市评奖中入围,当时大家都颇惊讶于年轻作者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这次他送上的叫《不远的木屋国》。以上三部都是写的身边的人、眼前的事,这就突出了文丛的现实性、当代性。董宏量在“题记”中记,“尽管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喧哗和骚动的年代,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就会发现:到处都有比黄金更可贵的东西,比如良知,比如爱情,比如信念……但愿我们弯下腰面对大地时,拾取的不是遗憾,而是使我们生命更加美丽和饱满的憧憬。”文丛的作者们真诚地深情地面对大地,以健康的美好的关切的心理面对大地,不回避大地上的嘈杂、污痕,更以饱满的热情追踪良知、懿行。这种思想和艺术取向,反映了武汉作家长期以来的群体风格和追求,也是“金黄鹤文丛”今后要坚持的方向。

彭建新的《孕城》和何祚欢的《舍命的儿子》是地域风情小说。汉口,这个处于内地中心的商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由从屈原到三袁代表的古代荆楚文化,向从黄陂、汉川农民到汉正街商販代表的现代江汉文化的交错演进,纷繁世象,五光十色。谁要是近代、现代中国市民阶层的命运和性格有兴趣,他就应该了解汉口的百年史;谁要是中国的国民性有兴趣,他就不能把“汉正街人”排除在视线之外。数年前,何祚欢的中篇《养命的儿子》,将大雅含于通俗之中,将说书的口头叙事技巧融合在小说的文字叙事技巧之中,一鸣惊人,为专家与百姓共同喜爱。《舍

命的儿子》又有新的进展。作者的相当全面的文化修养，他对市民大众审美心理细致入微的了解，使我们对他创作的发展寄予厚望。

“金黄鹤文丛”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近期全部优秀长篇小说，更不可能囊括武汉地区全部优秀文学作品。现在的六部作品，还各有其不足之处。但是，文丛的出版，是武汉文艺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是武汉文学史上值得认真书写的一笔。我一直以为，近十多年的中篇小说的成就，远远超过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武汉地区的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的长篇小说也应该可以超越前人，而武汉地区的长篇小说也可以对中国文学的整体作出更大的奉献吧！

我们祝愿事情能够如此发展，我们相信事实的发展将超过人们的期望。

1996年9月7日于武昌桂子山

第一章

1

年轻的镇长屈万金和应老大的独生孙女应丘梅六月桔花白过之后订了亲，茅坪镇的人听说这事后都觉得这正应了天造地设的那句老话，想一想，茅坪镇上最优秀的男儿女儿，也该是他们这一对了。

茅坪镇是西陵峡中的一个偏僻小镇，遗珠一般落在峡江边上。小镇是古城秭归县境内最东边的镇子，三十公里水路像一条银色的链子，中间镶嵌着屈原古庙、香溪镇、玉虚洞、链子岩、兵书宝剑峡、青滩镇、聚鱼坊、牛肝马肺峡、崆岭、督邮争界、庙河十几个绝妙去处，将秭归山城和茅坪小镇联接起来。三十公里水路大多埋伏于峡谷之中，峡中峭壁千寻，奇峰突兀，云飘雾绕，若明若暗，两岸涧悬瀑飞，林木葱茏，那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峡江，滩稠流急，乱石嵯峨，泡漩翻飞，水流紊乱，上上下下的船只到此，都要空舱而行，搬滩起坡陆运。也有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大，为省一脚力气引帆强行，大多橹抛楫折，做了恶礁的祭物，留给后来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启示，故有南宋诗人陆游入蜀过此时，写下四句余悸未绝的诗句，诗云：“船上急滩如退鹬，人缘绝壁似飞猿。口

夸远岭青山峰，心忆平波绿一篙。”

茅坪小镇依江而落，太平溪自江的北岸蜿蜒蜿蜒汇入峡江中，小镇的背后是三朝三暮也望不断的黄牛山脉。黄牛山又是有一段千古佳传的，说的是远古时期，有孽龙下界作乱，洪水泛滥成灾，黎民流离失所，夏禹受命治水，访四海求良策，九载巾纶不落，三过家门不入，凿穿了瞿塘峡和巫峡河道，却被黄牛岭堵住。原来恶龙在西陵峡兴风作浪之时，被瑶姬用利剑刺死，恶龙死后阴魂不散，它的尸骨又变成坚硬的山岩，继续阻拦大禹开挖河道。正当大禹心如火焚一筹莫展时，上宿土星化作一头神牛下凡，腾跃向前，以角抵山，只见山崩地裂，顽石俱坠，峡谷开通，洪水顿时一泻千里，直汇东海。那神牛抖落断角，并不离去，一下跳上山巅，从此留在岩壁上，保佑来往行船安全。人们思念神牛开山功绩，在江边修建了一座黄牛祠。三国时，诸葛孔明路过这里，遣重金重修祠庙，并立下碑碣。碑文有曰：“仆纵步环览，乃见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变如画。熟视于大江重复石壁间，有神象影现焉。鬣发须眉，冠裳宛然如彩画者。前竖一旗旌，右驻一黄犍，犹有董工开导之势。古传所载，黄牛助禹开江治水，九载而功成，信不诬也。”时过境迁，宋欧阳修为夷陵令时，再筹银两重修祠庙，并改名黄牛庙。明万历四十六年再修，定名黄陵庙。

茅坪镇东去五十里便是宜昌市，一条峡江，每日有白帆援纤而上或落帆而下，却不在小镇靠岸。小镇自己建有码头，只是与外界联络的门户，平日闲着，日头落下的时候，才有打鱼的船儿靠了，惹一些镇上的儿童在半舱蹦跹着的活鱼堆里追逐嬉闹，剥些晶莹的鱼鳞来彼此贴在额上游戏。黄昏时山黑江白，炊烟如雾，牛羊从山里吃饱归来，一路哞咩，一镇子东家鸡鸣西家犬吠，有谁家的女人站在自家屋檐下搭起凉棚往码头眺望，一边拉长了唱歌式的声音喊：“狗娃子——回家吃饭——”那个叫狗娃的

孩子听见了，便应一声，从脸上剥下鱼鳞，小心装入兜里，对一个叫桔子的小女孩说：“我妈叫了。我回家了。”说着就摇摇晃晃往家里跑。码头上的孩子不一刻便散尽了，留下一段早生的江雾，沿着青苔石阶渐渐攀援上来，一层一层向镇里散去。

茅坪镇年轻的镇长屈万金和应老大的独生孙女应丘梅订了亲，这事一传开，镇上的人都道好。也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想得多一些，但想来想去，万金娃也好，丘梅妹子也好，不是这一对，又能是谁呢？

老人们这么想，那是有原因的。

应家在小镇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应丘梅的太祖公应文滕在光绪年间考中了进士，在汉阳府做过几年文案官吏，仕途不曾腾达，家境却也殷实富裕。应丘梅的太公应章观乡试考了头榜，原也是可以在地方上捐个官做做的，可应章观却生性孤傲，淡视宦途，放着朝禄不拿，偏偏回镇上开了一间私塾，每日教乡间童子读些《三字经》之类，闲暇时饮酒作画，听曲赋词，过逍遥日子。应章观生下三个儿子，书香门第，偏偏不爱道德文章，整天舞枪弄棒，习功练武。应章观不但不愁，反倒喜滋滋地说：“书读糊涂是非，棒打泾渭乾坤。”放手让三个儿子撒欢胡闹。三个儿子渐渐大了，小镇已呆不住，相继外出，都去省府新兵校场当了兵，老大大在营部当文书，老二是炮兵，老三在步兵营当班长，三兄弟人称应家三虎。辛亥首义那年，三兄弟都参加了举义攻城之战。老三手执一面大旗，率一班弟兄冲在前面，不料被清军丢下的一枚炸弹炸中壮烈捐躯。老二眼见得自己的弟弟倒在血泊之中，大喝一声，抢步跃上，去扶那欲坠的大旗，又连中几发子弹，人已阵亡，仍将旗杆用身子抵靠在城墙之上。三虎折了两虎，应老大心如刀割，万念俱灰。革命成功之后，应老大也不图应官待爵，只把两兄弟的遗骨用厚棺装了，在宝庆码头拦下一只船，沿江而上，将两

兄弟送返家乡安葬了。此时应章观已寿尽故去，应老大收尽野性，将父亲的私塾改做一间酒店，将祖辈留下的一应家产散与穷困亲戚，自己家酿烧酒，收购野物，卖酒为生。数年后，娶后山唐氏女为妻，生下一子。又过数年，妻子害肺癆病故，有好心的乡邻愿以自己的黄花闺女为续，应老大坚拒不受。应老大为父为母，将儿子抚养大，为儿子娶了媳妇，几年后又得一孙女，取名丘梅，老少三代四人共享天伦，其乐融融。这已是解放初期的事情。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应老大的儿子贩盐去归州，船遇危滩，起坡陆运，不期人从栈道上失脚跌落至江中，被急流卷走。儿媳妇一激一悲，染上无名重疾，不足半载，也撒手故去。那一年应老大已年过半百，孙女丘梅乳牙尚未脱落，镇上人体恤不已，纷纷劝应老大再娶一房，不为重续香火，至少应家得有个女人来将幼小的丘梅养大。凭着应家的身份和人缘，应老大再讨一房不是没有相跟的，倔就倔在应老大本人身上，说什么也不肯动再娶的念头，只肯守着独生孙女，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应老大甘守清贫，守一片酒店过日子，与镇上的乡亲和谐相处。镇上因多年都得过应家的好处，应家又是这样有过显赫历史的家族，自然对应家另眼相待。山中小镇，远距通衢大邑，闲时并无好的去处，镇上人都爱到应老大的小酒店饮酒闲聊，酒店实际上成了小镇议论和传播家长里短、外界新闻的中心，应老大的生意也着实红火起来。

渐渐地，孙女丘梅长大成人了。

长成大姑娘的丘梅出落得十分俊俏。黄牛山历来出美人儿，这里的女人个个明眸朱唇，肌肤凝脂，身材柔美，但若要和丘梅妹子比起来，也只好都做了陪衬。不要说黄牛山方圆百里地，就是来往于峡江的撑船老大，个个都知道茅坪镇应家妹子是世间难寻的美人坯子，有渔民佬儿亲眼所见，应家妹子到江边洗衣

裳，那一江的鱼儿都浮出水来，痴痴地慵倦着眼，分明全醉了。丘梅人长得俊，手中女红也是一绝，裁剪刺绣、缝补浆洗，无一样不巧；打糕酿酒、腌制腊物，无一样不精；又知道孝敬家公应老大，整天笑模笑样，嘴里甜甜，将应老大伺候得活神仙一样，镇上人眼羡，都叹道：应家祖上的风光，若说是可以说上一气的，论到人间天伦福祉，顶天也不过如此了。

应老大守着自家酒店和镇上人的尊重，相安无事地过日子，也觉日月更移得快，眼见宝贝孙女丘梅满十八了，镇上其他妹子，这个年纪早到谈嫁论娶的日子了，而孙女却毫无动静。不是应老大不急，急又有什么用？就孙女的才貌人品，别说谈嫁论娶，连媒人都不敢上门，担心的是四乡八里哪里去寻这样匹配的好婆家。媒人不敢登门，应老大心急如焚，丘梅妹子却依然快快乐活，无忧无虑，每天燕子似地飞出飞进，生性高傲的女儿家，一张上好白纸似的纯洁，只想着守着自家的家公过一辈子呢。

好在有了一个名叫屈万金的后生。

屈万金也是小镇人，爹早年在一条盐船上做船工，有一年船主载一船私盐上水进大昌，船主怕误了货期，硬闯崆岭滩，结果船触暗礁，帆折人亡。屈万金从小丧父，少小年纪就扛起门户，靠种二亩山地和打猎为生，养活母亲和一个妹妹。待妹妹长大，又说了一门好婆家，屈万金就外出当了兵，一去五年，再回到小镇上时，当年的老实娃子已出落成见多识广英俊骁勇的年轻后生。屈万金读过几年书，有文化，在部队时入了党，还当了班长，复员回到镇上，正赶上老镇长病故，区里一看档案，说，好好的一个接班人，就是这个年轻的复员军人了。于是屈万金回家没几天就当上了镇长，原来县里安排他去航运局工作的事也就吹了。

屈万金小时候和应丘梅在一起玩过“过家家”的把戏，也算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人儿，屈万金回到镇上后，知道丘梅还没婆

家，喜从心头起，立时找人备下厚礼上门提亲。应老大是当过兵的人，自是喜欢万金这后生，找人拆过八字，屈万金大丘梅六岁，生辰应配无克，八字拆出，两下大喜，应家回过话去，屈万金的老妈妈便择良日催遣媒人送上银饰衣物，红纸庚帖发成两份，男女两家，各执其一，两个小辈的终身大事即定。至于求愿、过礼一应娶嫁前礼仪，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待日后一样样演来，屈家就是再急也没用的。

一对人中俊杰约定百年，这件事，怎么也让茅坪镇的人们心情舒畅地议论了好些日子。

2

六月间，山里的日子漫长得很。日头沉到黄牛山九龙岭下后，镇上的男人们便趿着鞋，叼着烟锅出了门，去镇西头的应氏酒店吃茶饮酒聊天。

应家当年老私塾的学堂原先就修得好，上好的板栗树依江盖起一正两厢吊脚楼，木柱是百年青冈，屋墙是一色花梨，暗褐色的木板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酒店内，火塘里炭火通红，三角铁架上铜壶噗噗冒着水汽，炕楼下吊着一排排腊制野味，熊羊兔獾，一件件都滴着黄亮亮的油，靠走廊的一面墙挂满了红色的野椒串，那下面，堆放着一排封着黄泥的酒坛子，堂屋宽阔得很，杂花着摆了七八张枣木桌子，有年轻人围在一起扳手腕比力气的，有中年人凑在一起打叶子牌的，应老大抱着个长嘴茶壶坐在柜台后张罗生意，端这送那的事是丘梅妹子的，总归是要茶有茶，要酒有酒。